

蘇聯兒童文藝叢書



符·高里施金等作

春姑娘

上海新兒童書店出版

蘇聯兒童文藝叢書

春姑娘

符·高里施金著



蘇聯兒童文藝叢書 編輯委員會編

上海新兒童書店出版

書號：100—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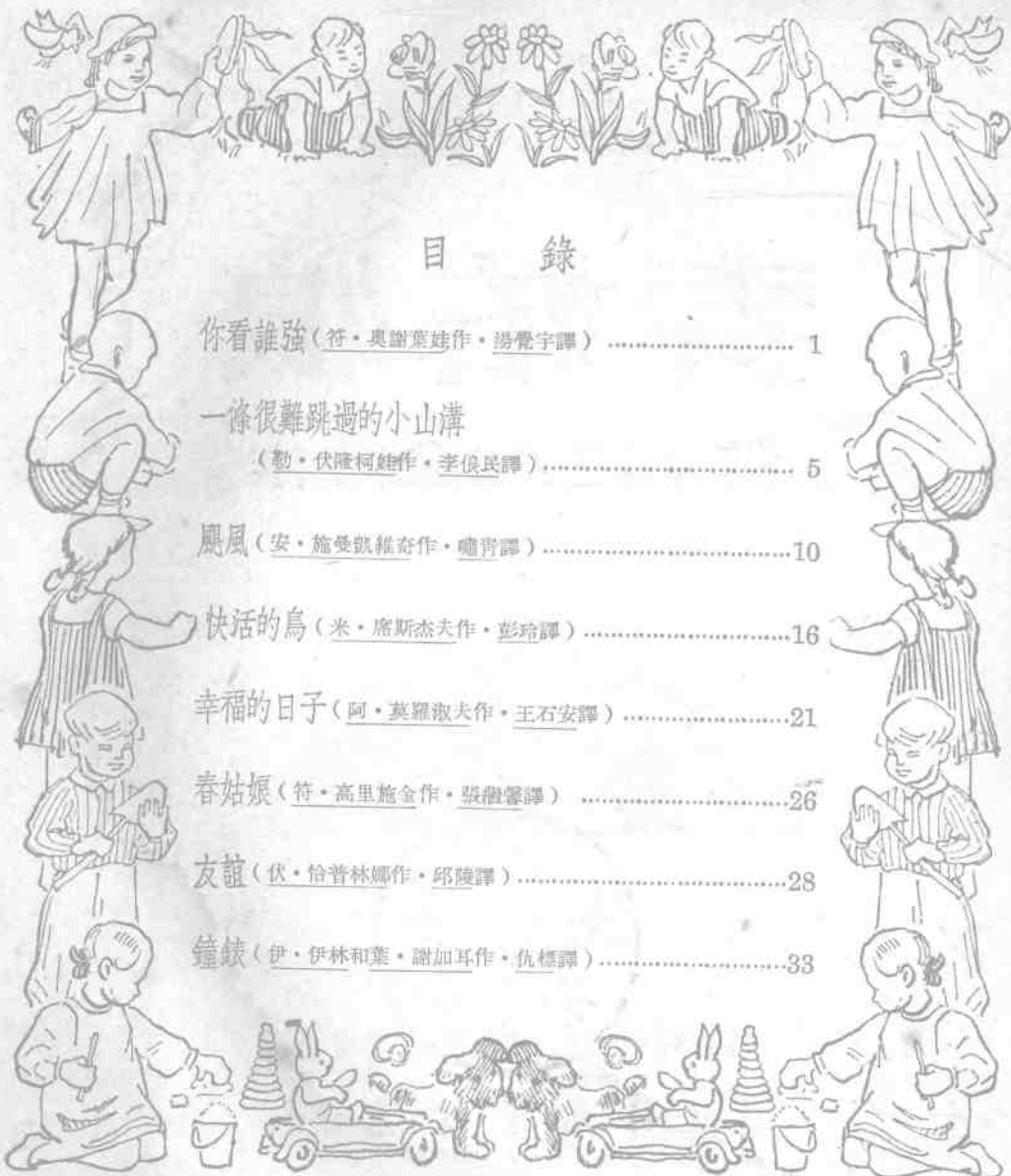
春 姑 娘

人民幣3,200元

作 者 符·高里施金等作
編 者 蘇聯兒童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
出 版 者 新 兒 童 書 店
發 行 者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
印 刷 者 新 華 印 刷 廠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1) 1—3000

一九五二年五月初版



目 錄

你看誰強（符·奧謝葉娃作·湯覺宇譯）..... 1

一條很難跳過的小山溝

（勃·伏隆柯娃作·李俊民譯）..... 5

颶風（安·施曼凱維奇作·臧青譯）..... 10

快活的鳥（米·席斯杰夫作·彭玲譯）..... 16

幸福的日子（阿·莫羅淑夫作·王石安譯）..... 21

春姑娘（符·高里施金作·張繼譯）..... 26

友誼（伏·恰普林娜作·邱陵譯）..... 28

鐘錶（伊·伊林和葉·謝加耳作·仇標譯）..... 33



你看誰強？

符·奧謝葉娃作

湯覺宇譯

寒假裏，兩個少年先鋒隊隊員上樹林子裏去砍樅樹。他們隨身帶了雪橇、斧頭和一根繩子。他們一路走，腳底下雪沙沙地響，風刮得臉發痛。

“維佳，你看怎麼樣，”一個少年先鋒隊隊員說，“好像冷得更厲害了，今天咱們的鼻子別凍傷才好。”

“沒關係，”另一個回答。“瓦尼雅，我跟你都很堅強，咱們不怕冷。”

嚴寒老公公〔註〕聽見了這話，很生氣，心裏想：“他怎麼不怕！哼，兩個多胆大的小子！連我嚴寒老公公也不怕了。”

他決定教訓這兩個孩子。

他選了一棵最蓬鬆的樅樹，在樹枝上掛上冰柱，拿銀色的雪粉撒在綠色的小枝上，用藍色的火點亮了每一根針葉。他自己躲在樹身附近的雪堆

〔註〕嚴寒老公公是傳說當中管理寒冷的神。

後面坐着。

兩個孩子走近樅樹，停了腳。

“瞧那樅樹，好一棵樅樹！”瓦尼雅說。“讓咱們來砍它吧。”

“砍吧。”

他們從腰帶下拔出斧頭，開始砍那樅樹。他們砍樹，嚴寒老公公馬上來了。他凍硬樹幹，使斧頭砍不進去。

篤，篤！木片飛起來，可是兩個孩子怎樣也砍不到樹心。

兩個孩子累了，於是坐下來休息。

但是嚴寒老公公從雪堆後面望出來，用冰冷的風吹他們。

他吹耳朵——耳朵像玻璃一樣的硬了，他吹手指——手指所有的關節都凍僵了，他吹鼻子——鼻子發白了。

“唉，”維佳說，“這樣是不成的！必須站起來，拿斧頭做做工就會暖和的！”

兩個孩子又動手工作。他們砍啊砍，可是樅樹越凍越硬。眼看兩個小工

人又要坐下休息了。

可是兩個少年先鋒隊隊員砍了又砍。他們幹得熱起來了，就把短皮大衣脫下來，拋在雪堆上，一面用斧頭砍樹，一面哈哈笑。

“嚴寒老公公能把咱們怎樣啊！咱們不怕他！”

嚴寒老公公一看——他們真的不怕。最後這老頭兒氣昏了。

“好吧，”他想。“我再給你們看點手段。”

他開始狂吹樹木，吹斷了樹枝，滿樹林子是“畢畢剝剝”的吵聲。風雪尖聲地刮起來，兩個孩子的耳朵裏嘶嘶響。

“什麼事？”瓦尼雅說。“好像誰在哭似的。咱們還是唱歌吧。”

“唱吧。”

‘咱們工作不落後，——

人們走路咱們奔。

如果咱們唱起歌，——

周圍的人一起哼！’”

兩個孩子的兩條嗓子 唱得很響。果然，像大家知道的，歌一唱起來，工作就順利了。

嚴寒老公公盡力叫得比他們響，盡力吹自己的冰鬍子，但是樅樹屈服了。它的闊樹枝搖了搖，倒在雪地上。

兩個孩子把樅樹放在雪橇上，用繩子把它紮牢，於是就打回頭路走。

嚴寒老公公氣得了不得。他一會

兒向前跑，一會兒退後纏那樅樹。

“哼，等一等，”他想，“我現在來給你們看手段！”

他開始刮起風雪。他使刺人的雪像旋風一般的打起轉來，把它撒到領子裏去，弄得眼睛看不見東西，使人站不住腳。

“瓦尼雅，低下頭來，”維佳說，“把帽子蓋着耳朵，不然要冷的。”

嚴寒老公公在他們周圍跑來跑



去，兩個孩子慢慢地把自己的雪橇拉拉呀拉的。他們出了樹林，到樹林邊沿來了。他們看見一個小圓山，山腳是一條河。

“哼，這下子你們可要哭起來了，”嚴寒老公公心裏想。他開始吹那山。山上的雪於是像一層硬殼那樣蓋住了，雪橇的滑木上結了冰，河上的冰更堅硬了。

兩個孩子站在山頂。

“好得很！”他們說。“現在我們一眨眼就到家了。”

嚴寒老公公還沒來得及動腦筋，他們已經坐上雪橇，把橇樹放在中間，像箭一樣飛下山去。

“吱唷！”

他們在路上顛動的時候，開心地吱唷叫起來。橇樹的樹枝在他們頭頂上搖擺。

他們到了河上，沿着冰地一直跑

回自己的村子裏去。

嚴寒老公公在後面望着他們，不安心地梳鬍子。

“拿他們沒辦法！”

松鼠在松樹上跳，哈哈大笑，用松果丟嚴寒老公公。

“年紀老，脾氣大，

可是少年先鋒隊隊員不怕！

現在快去準備玩具——

準備冰柱和博浪鼓吧！

惡作劇的老公公，

到孩子們那兒去過節算啦！”

老頭兒哈哈笑起來：

“對了！小娃娃贏了我了！”

沒法子。他只好收拾禮物，把它們放進布袋，到學校裏去過新年橇樹節。

（任以奇校·原文登在友愛的孩子們

雜誌一九五二年一月號上）



勒·伏隆柯娃作

李 佩 民 譯

一條很難跳過的小山溝

伏洛迦從學校裏回來過寒假。他還沒有來得及好好的向周圍看一下，還沒有來得及向家裏所有的人問過好，他的小妹妹瓦麗雅就跑過來報告他道：

“我們的同學決定準備參加滑雪

比賽。你看到少先真理報上的消息沒有？”

伏洛迦抓住了帽子。

“我們的同學不知道是不是也在準備？讓我出去，探聽一個明白。”

“你這算是什麼話？”媽媽覺得奇

怪。“好容易來了，又要向哪兒跑！快坐下來吃午飯吧，不吃過午飯我不放你出門！”

伏洛迦只得脫下外套，在桌子旁邊坐了下來。瓦麗雅坐在他的身邊。

“我也去參加比賽，”她好像是順便提起的模樣說。

伏洛迦險些兒讓湯燙痛了舌頭。

“你？你連站在滑雪鞋上也不會呢！”

“哼！我不會！”瓦麗雅生氣道。“我們一起出去，讓你瞧一瞧。”

“很好，我一定要瞧一瞧的，”伏洛迦同意道。“只是我得先和同學們碰碰面。”

瓦麗雅等伏洛迦回來等了好久。最後她忍不住了，穿上外套，把滑雪鞋扣到靴上去。外面非常冷。太陽已經下山了，雪地上閃耀着玫瑰色的光芒。但

是瓦麗雅還沒有走到小邊門，伏洛迦已經跑到院子裏來了。

“等一等，我馬上也去拿滑雪鞋！”

“讓我們經過田野，一直向樹林那邊滑吧，”瓦麗雅說。

“還是從小山頂朝下面小河邊滑好，”伏洛迦反對她道。“在那兒滑雪要快活得多！”



瓦麗雅皺起了眉頭。真的，這樣的滑雪要快活得多，滑雪鞋會很急地向下滑去……但是半路上有一條很難跳過的小山溝。一路下來滑得很快，一衝到那條小山溝前面，你就非跌下去不可。”

“赫，也許我今天能夠跳過去的，”瓦麗雅一面走近那座小山一面想。“我能夠將就着過去也說不定。”

伏洛迦攀上了那座小山的山頂，提起了滑桿，喊了一聲什麼，就向下飛也似地滑去。滑雪鞋快活地嘶嘶響，在他的後面激起了一陣小小的風雪。伏洛迦沿着山坡往下滑，在小山溝前面一衝，向對面呼的飛出去，接着在那潔淨的雪地上劃了一個巨大的半圓形。他在遠遠的雪地上，使人看得很清楚：紅色的肩章、紅褲子上的條紋、陽光反射出來的耀眼火星——那是他的鈕釦。

“勇敢些！”他向瓦麗雅揮着手喊

道。

瓦麗雅開始滑了。滑雪鞋愈滑愈快。寒冷的雪粉，向她的臉上飛來，前面就是那條小山溝。伏洛迦的滑雪鞋在那兒明顯地留下了飛越的痕跡。

“我跳過去，我跳過去……”瓦麗雅想。

瓦麗雅俯下身子，把滑桿提得高了一些，向小山溝一衝……可是險些兒連頭也埋到雪裏去了。

伏洛迦大聲笑起來。他想幫助瓦麗雅從雪堆中爬出來，但她已經自動爬出來了。瓦麗雅也笑起來了，雖然她心裏很是懊惱。

“再來一次，”伏洛迦說，“你這一次跌下去，也許是偶然的。”

“自然是偶然的，”瓦麗雅馬上答道。

於是兄妹倆又爬上了小山。

“赫，這一次，我可無論如何不讓跌下去了，”瓦麗雅想。“爲什麼別人不

跌下去，我偏要跌下去呢？這一次我一定不讓跌下去。”

但是當他們從山頂往下飛滑時，伏洛迦又敏捷地跳過了那條小山溝，而瓦麗雅呢，又陷到雪堆裏去了。伏洛迦本來又想大笑一陣，但是他向瓦麗雅看上一眼，就不做聲了。瓦麗雅呢，可發了火：

“幹什麼要上這兒來滑雪？在好好的路上我早已追過了你！我對你說，讓我們上樹林那面去吧。”

“你這不是偶然跌下去的嗎？”伏洛迦說。

“不是偶然跌下去的，”瓦麗雅幾乎含着淚水叫道。“老是這樣的！我老是要跌到這條小山溝裏去。我再也不要滑過這條小山溝了！”

“啊！這是說你害怕這條小山溝了囉？”伏洛迦說。“那末你怎麼還打算去參加比賽？”

“哼，比賽是在田野上滑的。”

“但是田野裏也常常有溝的呀。來吧，最好還是讓我把你的滑雪鞋縛緊……”

伏洛迦把瓦麗雅的滑雪鞋縛得好些。於是他又帶着她爬上那座小山。

“又要跳過那條小山溝嗎？”瓦麗雅苦惱地說。

“又要跳過那條小山溝。”伏洛迦說。

伏洛迦和瓦麗雅又從山頂往下滑，瓦麗雅又跌到那條小山溝裏去。這樣又滑了兩次。但是到第三次，瓦麗雅竟跳過去了。她跳過了那條小山溝，在雪地上劃了一個半圓形，又跌倒了。但這已經無關緊要。

“你累了嗎？”當兄妹倆回家時，伏洛迦問道。

“是的，”瓦麗雅承認道。“還會不累嗎！”

伏洛迦微笑了一下。

“沒有關係，”他說：“操練的時候

吃苦，出征的時候輕鬆！’這還是蘇伏洛夫〔註〕說的話呢。”

瓦麗雅默默地微笑着。她已經想像着她的同學們怎樣穿着滑雪鞋滑雪，她自己又怎樣和她們一起滑……

她怎樣滑得飛快，趕過了她們，再也不怕什麼困難的小山溝了。

（邱陵校・原文登在木爾濟耳卡雜誌

一九五二年二月號）



〔註〕蘇伏洛夫是俄羅斯的卓越軍事家。



颶風

安·施曼凱維奇 作 嘯青 譯

在掛衣服的地方交下鑰匙，值日生就自己去開教室門。可是今天她說：

“教室門開着，玻璃匠在那兒幹活
吶。”

彼佳很難過：要是自己開教室門
多好啊。你走到門邊，把鑰匙插進鎖孔
——卡啦一聲！把門上的把手一拉。門
兒就打開了——請進去吧！黑課桌排
成隊伍肅靜地歡迎第一個學生——值
日生。於是他就像指揮員那樣繞過隊
伍。

一個老玻璃匠站在窗台上，用斷
頭的刀把黃色的油灰敷窗框子。油灰
的粒屑落在窗台上和地板上。這真是
亂七八糟，值日生決定要干涉了：

大家把彼佳叫成“小彼佳”，有三
個原因：第一，他在四年級甲班的確是
最小的一個；第二，家裏叫他“小彼佳”
是爲了跟他父親“大彼佳”區別開來；
第三，因爲他姓馬里柯夫〔註一〕。

今天小彼佳到教室來得最早，因
爲他值日。平時，達莎嬌嬌〔註二〕總是

〔註一〕馬里柯夫——在俄文裏有小的意思。

〔註二〕管理雜務的工作人員。

“哎喲，老公公，您幹什麼……”

“沒什麼。敷窗框子，叫風吹不進你們的耳朵。冬天來了……”

彼佳望出寬闊的窗口，向院子望了一眼。哪兒有什麼冬天？整個學校院子滿是陽光，同學們春天才種的年幼金合歡樹已經黃了，可是葉子還沒落。下面遠遠的地方，在屋頂後面，海灣發着淺藍的顏色，工廠烟突冒出來的煙高高地昇到藍天上去。

“老公公，這哪兒是冬天呀？”彼佳笑起來。“您瞧——所有走路的人都還沒穿上大衣呢。”

玻璃匠望望彼佳，搖搖大鬍子：

“看來你在這兒住了沒多久吧？”

“我們是夏天搬來的。”彼佳很樂意地解說着。“以前我們住在亞速海邊的葉伊斯克城。我的爸爸是技師，他被調到漁船上……現在他在捕捉海豚。”

老玻璃匠做完了工作，小心地爬

下窗台，開始用一塊大油灰黏起小粒的油灰。

“那麼說來，你是不了解我們這兒的冬天的。你不知道什麼叫颶風——我們這兒凶猛的東北風……現在太陽照着，很暖和，打赤腳跑也成，可是過一個鐘點，你瞧，颶風已經把它的大鬍子〔註〕鋪滿了馬爾霍特卡山。小兄弟。那時可當心哪！它這就開始惡作劇了！……”

玻璃匠向彼佳俯下身子，好像講祕密話似地說：

“火車從鐵路的路基上吹到斜坡下。屋頂給刮掉……輪船給連錨拔起，撞到岸上……瞧我們的風多厲害！”

“那麼在海裏呢？”彼佳也低聲地問。

“在海裏用不着說了。如果碰到了漁夫……”玻璃匠絕望地搖搖手，“那就完蛋。我自個兒就碰到過這種不幸。

〔註〕這大鬍子指的是雲。

要是趕不及上岸，就會給吹到土耳其去。總而言之，這是天下最最有名的風了……”

老玻璃匠欣賞了一下自己的工作，把工具和油灰收到袋裏去就走了。於是彼佳着手整理教室。

起初，彼佳並不歡喜諾伏羅斯克這城市。在葉伊斯克城有許多翠綠的樹木，街道是那麼直，從城頭竟可以望到城尾，海底是沙的。真的，如果好好地渾身浸在水裏，就得在水裏走上整整一公里，因為海岸水很淺。

而諾伏羅斯克的海呢，岸邊就已經很深，水是透明的。不過整個海底撒滿了大石頭，石頭上蓋滿了很滑的海草。街道是彎彎曲曲的：一會兒爬上山，一會兒向下降。全城圍着褪了色的乏味的山。

可是彼佳對這兒的街道和山，很快就習慣了。等到有了好朋友，教會了他游泳之後，彼佳根本不再感到這新

城市是乏味的了。他最歡喜的是：冬天好像不打算到諾伏羅斯克來似的。

夏天，小彼佳看到了真正的海。父親帶他去航行，去捕捉海豚。那時漁船開得很遠，深入大海，諾伏羅斯克城的岩岸僅僅看得見。

那次航行好得很。可是他已經沒工夫專心回憶了，因為教室裏已經滿是孩子，值日生應該留心：第一，應該注意別讓同學們別壞了新弄上的油灰；第二，要大家都按時坐在自己的坐位上；第三，查明白誰沒來、誰遲到……你們自己也知道，值日生各種工作很不少！

要不是這樁事情，小彼佳是很善於處理這一切工作的。自從跟老玻璃匠談了話以後，他怎麼也不能不想起颶風那大鬍子。他覺得颶風好像已經從馬爾霍特卡山頂上的灰垛子後面望下來，它那把濃密的大鬍子就跟玻璃匠的一樣。

“馬里柯夫！你為什麼老望窗子？”

老師問。

彼佳很快地站起來，漲紅了臉說：

“老師，請原諒，我再也不了。”

颶風是在上第二堂課時來的。彼佳起先還沒明白這就是颶風。又長又濃，動也不動的白雲在山壩上空出現。它們好像黏在山脊上一樣。彼佳只是感到奇怪：水泥廠烟囱裏冒出來的筆直的烟，好像忽然折斷了，順着水面穿過港口爬。海港裏的水變成了綠顏色。

“喏，這就是大鬍子！”有一個孩子低聲地說。

“尤施柯夫，說什麼話！”老師嚴厲地說。

“我只是說颶風……”尤施柯夫認錯了。

全體同學朝窗子轉過頭去。老師也望望山崗。

“對，很對，要刮颶風或者東北風了。值日生，應該去檢查一下我們的小通風窗關好沒有。”

彼佳向第一扇窗子奔過去，跳上窗台，伸手去夠小通風窗。可是小通風窗太高，夠不着。忽然一陣暴風吹開了小通風窗，小通風窗撞着了牆，嘩啦一聲，碎玻璃片散落在地板上，老師向彼佳衝過去，細看他有沒有受傷。但一切都很好。

“嚇了一下吧？”老師問。

“沒有……”

老師向謝遼查點點頭。謝遼查馬上明白了，向窗口跑去。他是全班最高的一個，所以對他說來，關上外面的小通風窗根本不算一回事。

彼佳仍然站着向窗外望。老師把手攔在他頭上說：

“彼佳，你怎麼啦？鎮靜一點，坐到自己的坐位上去吧。”

“我爸爸在海裏……”彼佳回答的話好容易才聽出來。

全教室一下子靜了。彼佳感到老師的手好像抖了一下。這使人更害怕